

# 舍斯托夫对哲学定义的理解

甘远璠 李尚德\*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哲学是什么? 胡塞尔认为哲学是反思,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却认为哲学是一种斗争。实际上, 这是理性哲学思维和圣经思维的对立。理性哲学思维基于人是“理性的人”的认识, 通过“逻辑”的手段来寻找事物背后的根据, 哲学是“爱智慧”。圣经思维却从人是“神性的人”出发, 把“雷霆和闪电”作为自己的“逻辑”, 把哲学当作“生死事业”, 因而哲学是斗争。舍斯托夫对理性哲学思维进行了抨击, 他对哲学定义的理解是基于俄罗斯宗教存在哲学的立场。

**【关键词】** 反思; 斗争; 哲学; 理性哲学思维; 圣经思维

**Abstract:** What is philosophy? Husserl regards philosophy as reflection, while Shestov, the Russian religious philosopher, argues that philosophy is a kind of struggle. In fact, right in the heart of this difference li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and Bibl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all man is “rational”,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seeks to uncover things behind phenomena through the means of “logic”. Hence, philosophy understood in this sense is “the love of wisdom”. However, based on the conviction that all men are “divine”, Biblical philosophy considers “thunder and lightning” as its “logic” and therefore views philosophy as an undertaking of life and death. In this sense, philosophy should be a struggle. Shestov attacks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 i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ssian religious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reflection; struggle; philosophy;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Biblical thought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60 (2008) 06-0125-06

什么是哲学? 这是一个老而弥新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反映等等。但是, 在俄

罗斯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那里, 我们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在与胡塞尔关于哲学是什么的争论中, 舍斯托夫借用普罗提诺的话说: “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胡塞尔立即尖锐地反驳

\* 作者简介: 甘远璠 (1972-), 男,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生, 主要从事俄罗斯哲学研究。

李尚德 (1944-), 男,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俄罗斯哲学研究。

道：“不，哲学是反思。”<sup>[1]p.281</sup> 哲学是一种斗争，如何理解？北大学者徐凤林认为，“胡塞尔和舍斯托夫的上述定义不是非此即彼，而是都有各自的真理性，这种分歧背后是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分歧，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是两种不同的哲学。”<sup>[1]p.281</sup> 也就是说，胡塞尔和舍斯托夫对哲学的理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即：理性哲学思维和圣经思维。这两种思维，“一方是躲避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之中的苏格拉底和他的‘知识’，另一方是关于第一人堕落的故事和使徒保罗。”<sup>[2]p.18</sup> 在舍斯托夫的哲学里，这两种思维根本不可调和，也无共生之处。在“反思与斗争”中，舍斯托夫阐述了他对哲学定义的特殊理解。

### 一、“理性的人”与“神性的人”

舍斯托夫与胡塞尔代表的两种思维对哲学的理解截然不同，这种反差实际上首先根源于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人是什么？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看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世界的存在、真理、规律，皆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但这种以纯粹主观性来度量客观事物的方法，就意味着人可以在社会中不遵从普遍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因而遭到人们的质疑。为此，苏格拉底把道德归结为哲学的核心范畴，认为在人类理性的心灵中先天存在着普遍的道德观念如勇敢、正义、节制等，人应是具有德性的人。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他明确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著名论断，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来生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在于理性，人能用理性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使行为合乎道德。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原则提出，理性作为一种“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是人的本质。康德将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人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没有自由。作为理性存在，人同样受理性法则支配，人“应该”遵守道德法则。但由于作为理性的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是出于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因而他是自由的。所以，人是“有理性的存在”。

显而易见，西方哲学传统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把人首先看成是会思考的动物。然而，在

舍斯托夫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舍斯托夫对人的理解最明显的在于他对《圣经》的引用上，据《创世纪》所说，太初时候，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万物，并在最后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到了第七天，上帝造物之工已经完成。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生命的呼吸。舍斯托夫一再引用《圣经》的话，人是创世主的产物，是上帝创造了人。在他看来，人有的不仅仅是理性，甚至应该拒绝理性，在人的内心还有另一需要。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恐惧、厌烦、忧郁、孤独、沮丧、焦虑、绝望、疯狂”这些情绪经常会困扰我们。所以，我们不应只是“唯理性是从”，而应该倾听人的自由呼声，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人之所以不是“理性的人”、“唯理性是从的人”是因为人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他说：“人的世界上最需要的是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哪怕是愚蠢的意志，只要是自己的意志。任何最雄辩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都是枉然。”<sup>[2]p.282</sup> 在这里，舍斯托夫对人的理解实际上是和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人学传统是一致的。基督教精神包含着一个矛盾统一：“基督教一方面讲人与神的相似性，使人具有神性，超越感，另一方面又讲神与人的根本差异，使人有罪孽感，卑微感。”<sup>[3]p.26</sup> 也就是说，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所理解的人首先是具有神性的人。

### 二、“爱智慧”与“生死事业”

基于对人的不同理解，理性哲学思维和圣经思维对哲学的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哲学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 *philosophia*，由 *philos* 和 *sophia* 组合而成，意为“爱智慧”。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与通常所说的知识是不同的：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sup>[4]p.4</sup> 然而，哲学家们并不甘心于只是爱智慧，而是企图使“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于是我们看到，哲学家们为了“智慧之学”而前赴后继，如：泰勒士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苏格拉底坚信“美德即知识”；

柏拉图强调“理念”是存在之根；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变成了研究事物初始原因的科学；笛卡尔认为用理性之光发现的清楚明白的真理才是最可靠的；康德追求“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黑格尔把哲学看作是阐述理性连续不断地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进而达到概念形式的那种无限发展的过程。

可以看出，理性哲学追求的是事物背后的规律性、普遍性和必然性。他们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其动机和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是求知。但在舍斯托夫看来，哲学家所追求的“智慧”无论大小，都是一种理性，“我根本不喜欢像大智、形而上学、超感觉、神秘主义这样的大字眼。”<sup>[5]p.62</sup>为此，舍斯托夫对理性主义哲学这种思维进行了猛然抨击。

首先，舍斯托夫认为，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哲学自泰勒士和阿那克西曼德开始就陷入了歧途，“哲学陷于罪恶始于泰勒士和阿那克西曼德。泰勒士宣布说：万物是一，阿那克西曼德把渎神和不应有视为多，即永恒的可疑。他们之后哲学便开始系统地驱避多而颂扬一。易懂的和统一的东西成了现实的和应有的东西的象征。个体的、孤独的、不同的东西，必定是不现实的和敢想敢为的东西。当然，这需要加以限制。”然而，“生命的基本特点就是敢想敢为，整个生命就是创造性的敢想敢为，因而是永恒的，不是准备好了的和易懂的宗教神秘剧。”<sup>[6]p.172</sup>因此，理性主义哲学所规定的寻求万物背后的原则、本原和规律，实际上是迫使哲学家抛开现实的、变化多端的现象，抛开个体的、孤独的存在，却去追求迫人相信的真理。舍斯托夫相信，理性主义哲学所追求的、所研习的只是对某些人有意和重要的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处于昏睡中的人来说，只能是枯燥乏味而不必要的。也就是说，理性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远离了人们的生活，远离了人们的内心真实需求。在舍斯托夫看来，这样的哲学只能说已误入歧途。

其次，舍斯托夫认为，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评断标准出现了偏差。因为在哲学家的判断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永远是枯燥而客观的理由，如矛盾律、同一律。他们深信，在探索世界之前，应该仔细看清楚自己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舍斯托

夫看来，这就是说，哲学非要成为科学不可。它力求把自己的知识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盘石之上。所以，“哲学家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模糊和不确定性，为了一个明确的失误，他会给你整整一系列超验的、摇摆不定的真理。而如果根基摇摇晃晃，一点儿都不踏实，那会令他多么害怕呀！”<sup>[7]p.13</sup>但是，哲学并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最终的根据。舍斯托夫质疑：是谁授意给我们这样的思想：形而上学想要或应当成为科学？形而上学或哲学为什么要以科学为榜样？科学自身有可靠的根据吗？科学能够保证人免遭不幸吗？因此，舍斯托夫断言，“哲学的基本前提和公理，绝对不能被当作是客观论断。沉着、冷静、平庸、冷漠，也是属于人的一些特征，它们既可以帮助人接近真理，也可能产生笨拙感和负重感，将人永远固定在一个人他习惯的地点，并预先决定他只能得出虽然牢固而受尊敬、但却短视而又错误的判断。”<sup>[7]p.14</sup>这样，在舍斯托夫看来，具有必然性的原理其实是对活生生的现实的扼杀。这样的哲学，并不敢超越前人给我们制定的自律知识和自律伦理。因此，“哲学只是无能为力地听命于理性所揭示的物质现实和观念现实，并使这些现实对“唯一需要”进行大肆抢劫——这样的哲学不能使人引向真理，而是使人永远脱离真理。”<sup>[2]p.23</sup>

最后，舍斯托夫认为，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任务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在他看来，理性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使人习惯于快乐地服从这个听不见任何声音的、对所有人都无动于衷的必然性。不仅要听从，而且要崇拜。“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库萨的尼古拉，都不可动摇地相信，凡人不能越过由矛盾所设立的界限之外的。那么，凡人也就没有也不可能从现实的恶梦中得救。哲学也和所有人一样不得不接受现实，在现实面前，哲学家也像常人一样无助；哲学所能够、因而也应当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教会人怎样在这个无处可醒的恶梦现实中生活。这就意味着，哲学的任务不是真理，而是说教，换言之，不是生命树的果实，而是知善恶树的果实。”<sup>[2]pp.100-101</sup>所以，苏格拉底把知识和说教交织在一起，把“好的”和“善的”对立起来，把“坏的”和“恶的”对立起来。他教导说，美德即知识，有知识的人不能不成为有美德的人。舍斯托夫认为，这样的

哲学不是安慰人，而是使人窘困。不仅没有使我们得到真理，反而使我们离开了真理。“哲学史的任务绝不在于描述哲学体系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会使我们无法同以往最优秀的人们进行精神的接触。哲学史，以及哲学本身，应当是，也常常仅仅是‘在人类灵魂中漫游’，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从来就是灵魂漫游者。”<sup>[6]p.267</sup>

在批判了理性主义哲学思维后，舍斯托夫认为，哲学应该回到它所应关注的地方，也就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死问题。他说：“古代人要从生中醒来，走向死亡，今人却不要醒来，逃避死亡，尽力不想要死亡。‘谁更实际些’呢？是把人世间的生同梦等量齐观以及等待觉醒奇迹出现的人，还是把死看作没有梦景的梦，美梦以及用‘理性’和‘自然’的解释安慰自己的人？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谁回避它，谁就回避哲学本身。”<sup>[6]p.166</sup>哲学家因为很难把握骚动不安、恣意任性的生活。因此他就断言，这不是生活而是幻觉。实际上，“哲学是为了唤起人的精神觉醒，而非让人的意志麻木不仁、昏迷不醒。它要与人类的存在和生活休戚相关，要与每个人的体验、经历息息相通。它不是高高在上，研究那些与人毫不相干的永恒法则，而是关注着人的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人的生命中有某些比理性更高的东西，生命本身来自比理性更高的源泉。”<sup>[5]p.379</sup>所以，哲学应该关注生命，关注人的生与死。柏拉图就曾经说过哲学是练习死亡，“哲学是灵魂为得救而进行的探索，对柏拉图来说，这意味着从自然界的苦难和邪恶中解脱出来”<sup>[8]p.5</sup>。舍斯托夫很赞同柏拉图这种说法，即哲学是生与死的事业。他说：“哲学的任务在于摆脱，哪怕是部分地摆脱在世时的生活。这就如人带着哭声出世或者带着喊声从恶梦中惊醒，也像从生到死的转变一样，大概带着不可理解的绝望的努力，而与这种努力相一致的表现同样是不可理解的绝望的喊叫或疯狂的大哭。”<sup>[6]p.218</sup>因此，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哲学对舍斯托夫而言不是学院专业，而是生死事业。

### 三、“矛盾律”与“雷霆”

如前所述，理性哲学追求的是事物背后的规律性的东西，是求知，因而他们的思维手段主要

靠“逻辑”来完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主要就是矛盾律、同一律等。矛盾律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核心范畴，所谓的矛盾律就是“互相对立的命题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肯定和否定不可能同时都真”。<sup>[9]p.151</sup>亚里士多德认为，矛盾律是存在的普遍原理，他说：“在存在的领域，有一个原理我们不可以弄错……这就是：同一事物不能在同一时间里既是而又不是。”<sup>[9]p.151</sup>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看成是在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绝对规律。因此，他竭力反对普罗泰戈拉的“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有对立的观点”的论断，也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自然遭到了舍斯托夫的极力批评。当然，舍斯托夫反对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自身所具有的缺陷（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详细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错误），而是反对矛盾律的霸权。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不仅是原则，而且是整个哲学的基本原理。为什么这样说呢？舍斯托夫指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中世纪哲学家们是如何把矛盾律作为圣物来保护。托马斯·阿奎那写道：“一切包含着矛盾的东西都不归上帝全能的管辖”。<sup>[2]pp.210-211</sup>邓斯·司各脱说：“应当遵守这样的观点，即对上帝的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除了明显不可能的东西，或显然会产生不可能性或矛盾的东西之外。”<sup>[2]p.211</sup>在这里，哲学家们只是用矛盾律为借口来限制了上帝的全能。为此，舍斯托夫在多个不同场合对矛盾律的霸权进行了质疑。他说：“当我们断言声音有重量的时候，同一律和矛盾律就会出来干涉，并提出自己的否决：它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当我们断言苏格拉底被毒死的时候，这两个定律却毫无反应。试问，是否可能有这样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下，同一律和矛盾律在声音有了重量的时候无动于衷，而当义人要被处死的时候则坚决反对呢？”<sup>[2]p.310</sup>然而，令舍斯托夫失望的是，在理性思维中，矛盾律似乎是最牢不可破的定律。因此，舍斯托夫只能求助于与矛盾律截然不同的另一思维手段：雷霆和闪电。

舍斯托夫认为，上帝的雷霆是人类的智慧，是我们的逻辑和真理的回答。他粉碎的不是人，而是人类智慧用来隔开自己和上帝的“不可

能”。《圣经》本身就是一切律的源泉（而且是唯一源泉）和主宰，它是不顾及矛盾律的，正如它全然不顾及任何律一样。《圣经》的上帝也丝毫不像亚里士多德：他不用合理的理由教导人，而是通过号角声、雷霆和闪电来作用于人。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抱怨吧，呼吁吧。上帝不会害怕，说吧，拉开嗓门呐喊吧。但上帝的话更响亮，因为他拥有所有的雷霆。雷霆就是回答，就是解释，正确的、肯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甚至上帝把人打得粉碎时，他的回答也比全部人类的智慧及对上帝公正的担心要更漂亮。”<sup>[5]p.241</sup>舍斯托夫坚信，不可能有什么比用雷霆回答逻辑更无意义了。因为沉睡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力图把他在梦中的条件看作是唯一的可能的存在条件。因此他把这些条件叫做自明性，竭力保护这些条件（逻辑，认识论，即理性天赋），而当清楚的时刻来临（传来隆隆的雷声，即启示）的时候，就必须怀疑自明性，开始同自明性展开毫无根据的斗争。<sup>[2]p.333</sup>舍斯托夫强调，通向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的途径是通过人们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那讯问“现存”事物的理性。我们思维的最大弊病在于它失去了“呼吁”的能力，因为，这样一来，它失却了自己的一维，即唯一能使思维达到真理的一维——信仰。借助启示信仰，我们可以穿透由矛盾律所建造的可能性的长城。

#### 四、“回顾”与“向前”

由上可知，理性哲学家们通过逻辑的手段来寻找事物背后的根据，在他们看来这是“反思”，而在舍斯托夫看来这是“回顾”。胡塞尔在与舍斯托夫的争论中坚信“哲学是反思”，那么胡塞尔所理解的“反思”是什么呢？他说：“反思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和完全明晰的所与物领域。它是一个由于是直接的所以是永远可达到的本质洞见，它从作为对象的所与物开始，永远能反思所与的意识及其主体……因此（甚至）上帝也受到这种绝对的和洞见中的必然性制约，正如 $2+1=1+2$ 这种洞见要受到这种制约一样。上帝也只能通过反思获得其意识和意识内容的认识。”<sup>[10]pp.198-199</sup>在胡塞尔这里，能够以“洞见方式把握在意识范围内所与物”的只有反

思。换言之，哲学是反思。

对胡塞尔的反驳，舍斯托夫进行了辩解。他认为，人有时会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在梦中梦见有妖魔追逐他，威胁着要毁灭他本人和全世界，并使之都化为灰烬，而这人却光是感到浑身无力，不仅不能防卫自己，而且连手足也不能动一下”<sup>[11]p.371</sup>。这时，人应怎么办呢？理性自明会告诉你：梦魔不是真的，“着魔”是暂时的“着魔”。这难道不等于说：做梦的人知道自己在做梦？因此，舍斯托夫说，这样的自明连矛盾律也不能挽救。实际上，舍斯托夫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哲学家总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是处于黑暗的、迷一般的、不能理解的力量的威胁之下，这种力量迫使他们接受理性的判断，即使这些判断侵犯他们一切最宝贵的东西，侵犯他们所视为神圣的一切东西。人们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劝告，保持中庸之道，而不敢冒险走向任何一个极端。”<sup>[11]p.363</sup>所以，舍斯托夫极力反对胡塞尔的“反思”，认为“哲学不是反省，不是一种加深睡眠到不醒程度的反思或解释，而是一种斗争。”<sup>[11]p.371</sup>“反思”的哲学只能使人长眠不醒，屈服于理性的威胁之下，人们必须作极大的斗争努力，只有这样，恶梦中的人才会醒过来。

实际上，在舍斯托夫的视野中，“反思”哲学的主要代表是黑格尔。在舍斯托夫看来，全部黑格尔哲学的直接中介就是反思。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提到：“反映或反思（Reflexion）这个词本来是用来讲光学，当光直线式地射出，碰在一个镜面上时，又从这镜面上射回来，便叫做反映。”<sup>[12]p.242</sup>但是，本质的东西并不因为我们只看到它的影像而被遮蔽，而是可以凭借这些影像对它加以“反思”，即用思维去追溯它后面的那个根据或本质。因此，黑格尔强调：“哲学的事实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sup>[12]p.7</sup>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的“反复思考”并不是反来复去地在事实与它的根据之间循环往复，而是由事实反回到它的根据，即指向、追问它的根据；不是消极地“尾随”在现成的经验事实之后，而是对本质、根据的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追索。<sup>[13]p.267</sup>这种哲学反思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反复思考”，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思维（思辨思维）进行的“对思想的思想”。

对黑格尔的“反思”思想，舍斯托夫深感不满，因为“哲学总是想成为反思，回顾。现在需要补充说，就其本质而言，回顾排除了斗争的可能性，甚至排除了斗争思想。回顾使人瘫痪。谁在回顾，谁回顾了，他就会看到已经存在的东西，也就是墨杜萨（蛇发女妖之一）的头，而谁要是看到了墨杜萨的头，正如古人就已知道的，他就必然变成石头。于是，他的思维，石头的思维，当然就将与石头的存在相符了。”<sup>[2]p.15</sup>在这里，舍斯托夫所反对的并不是黑格尔一般意义上的“反思”，而是反思这种思维置人的“心灵存在”于不顾，注重的是“原则”和“定律”，把人当作了石头。人的思维不应只回顾、寻找前人给我们制定的永恒真理。这样的真理犹如墨杜萨的头一样可怕，使我们丧失了战胜人类苦难的胆量。他说：“我们对自己说我们在思维——这并不意味着回顾，像我们已习惯于认为的那样，而是意味着向前看。甚至就完全不要看，闭上眼睛，走你必须走的路，什么也别猜测，谁也别问，什么也别担忧，甚至不要担忧走路时你可能不适应那些大大小小的“定律”，虽然人们把遵循这些定律看作是真理之可能性和由真理所发现的现实的条件。总之要忘记恐惧、担忧和顾虑……”<sup>[2]p.16</sup>因此，在舍斯托夫看来，哲学不是反思、回顾，而是向前，向前就意味着要与理性自明进行殊死的斗争。

实际上，舍斯托夫对哲学定义的理解是基于宗教存在哲学的立场。“舍斯托夫所看重的并不是哲学思考，不是在幸福或顺境中的人所进行的，而是处于痛苦乃至绝望状态下的人所进行的抗争；不单凭智力，而是通过情感、意志等全部生命存在；不是为求知，而是为得救。这正是现代哲学流派——存在主义哲学的诉求。”<sup>[1]p.283</sup>俄罗斯宗教哲学也与西方理性哲学注重思辨不同，它本来就强调生命体验高于理性认识，注重的是人的心灵体验、人与神的内在关系等。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史上，舍斯托夫的观点并不是孤立无援的。索洛维约夫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人的心灵具有不甘受外部强制和追求内在精神完满的本性，而哲学正是通过批判和创造的双重作用，把人的性格从外在的强制下解放出来，赋予它以内

在的内容。”<sup>[1]p.1</sup>别尔嘉耶夫在他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中更直言：“哲学认识是生命的功能，是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的象征。生活的所有矛盾都在哲学上打上烙印，而且也不需要哲学来弄平它们，哲学是斗争。”<sup>[14]p.96</sup>只有认识这些，才能理解为什么舍斯托夫会说“哲学是伟大的斗争”。正如舍斯托夫所说，“宗教哲学不是寻求永恒存在，不是寻求存在的不变结构和秩序，不是反思，也不是认识善恶之别。宗教哲学是在无比紧张的状态中诞生的，它通过对知识的拒斥，通过信仰，克服了人在无拘无束的造物主意志面前的虚假恐惧。换言之，宗教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为的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包含在这种自由中的神的‘至善’。”<sup>[2]p.22</sup>

#### 【参考文献】

- [1]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2] 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徐凤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3] 徐凤林：《舍斯托夫的圣经哲学——在俄罗斯思想背景下的解释》。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2001年。
- [4] 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智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 [5] 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方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6]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
- [7] 舍斯托夫：《无根据颂》。张冰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 [8]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 [9] 阿·谢·阿赫曼诺夫：《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 [10]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
- [11] 舍斯托夫：《思辨与启示》。方珊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12]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
- [13]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14]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三联书店，1997年。

（责任编辑 林 中）